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十二回 寫議單敗子賣墳山 假借宿禿囚探消息

詩曰：謀人風水蔭兒孫，反與兒孫種孽根。抔土未乾骸骨露，愚夫鑿此足寒心。

話說葛、龔二人與鄭柳相見揖罷，葛鶴將上項事說了。鄭柳合掌頂禮道：「謝天謝地，謝祖宗蔭佑。此事獲成，剛救寡人之駕。」龔敬南道：「足下近日做了老相識，何處不賺些銀兩？今出此言，分明是覷面打罵，莫非憎弟等多嘴麼？」鄭柳道：「苦呀，苦呀！虛名相識，實無分文入手。一家三口，整整餓了兩日。今早賤煎熬不過了，只得脫下一條舊布褲子，典鋪中解得十五文錢，只糴下升三合米。劈了一扇金漆板門，煮粥飽餐，小弟方能掙扎。二位爺爺沒奈何覷小弟平日相處情分，速賜斡旋，勝如齋僧佈施！」龔敬南道：「凡交易之事，不宜太緊，亦不可太緩，緊則涉疑，緩則遲誤。此事怎生作速？」

鄭柳下揖道：「二兄呵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我靜夜轉思，無計擺划，今日正欲與媒媪商量，將寒荆尋一售主，彼此留恰性命。偶幸二兄下顧，講此門路，正是饑時一口勝過飽時一斗，好歹將此地脫手罷了。不然，夫妻難免生離，子女焉能完聚？」葛鶴道：「這事已講了數日，那富家是個識風水的，他講賢弟佳城局面不真，非富貴之所，出口甚輕，故小弟不敢啟齒。今日暮與龔大哥談及，因便奉謁，詎意賢弟在倥傯之際，不佞當竭力謀之。」鄭柳道：「那富家姓甚名誰，住居何處？肯出價關多寡？」葛鶴道：「這富翁姓家字二睦，住宅離此不遠，價目不及三十金。據我論之，且延捱數月，彼若實意買時，不愁他不增高價。」龔敬南道：「這論頭最妙，最妙！」鄭柳道：「我的爺老子，講的都是冰話。自古道：『遠水救不得近火』，看我這般窘迫，還索什麼重價？便是三十金也罷，暫救目前之急，日後再做理會。」葛鶴道：「賢弟恁他講時，我等急去說合。若增得數兩時，三分、八分何如？」鄭柳道：「任憑二兄裁處，小弟焉敢較論，只求速行，足感高誼。」葛、龔二人辭別啟訖。

次日，二人復見瞿天民，備言鄭家允賣之意：「但價數太高，不知尊意欲否？」瞿天民道：「彼索價幾何，乞述其數。」

龔敬南搖頭道：「那小伙子不識天高地厚，惟以財利是圖，價取三百餘金。學生們也難請教。」瞿天民道：「地場窄逼，據小弟俗眼觀之，不過取其平穩而已，何故索此重價？」葛鶴道：「大凡世情交易，望天討價，著地還錢的甚多。彼已言價之數目，尊駕肯出幾何，亦求明示。」瞿天民道：「看此荒山，橫直不及二畝，光蕩蕩又無幾株大木，其價不過四五十金，多則難以奉命。」龔敬南冷笑道：「戴笠帽親嘴，好遠哩！瞿老先如不合意時，另看一塊省簡的罷。」瞿天民道：「為父母擇地，何在乎數十兩之物。煩二兄轉達，價只百金。彼如不允，只索中止。」葛鶴道：「小弟即去見鄭兄，還彼實價，其允與否，再當面復。」當下二人急急奔進城裡來會鄭柳。鄭柳見了二人，如獲珍寶，忙問道：「所事如何？」葛鶴又手道：「恭喜，賀喜！」鄭柳歡喜道：「據兄之言，事有成矣！」葛鶴道：「這事十有八九的機括，單虧我二人陪下多少面皮，饒了若干唇舌，攛掇得那人心悅誠服，慨然應允。但是價目只肯三數，怎麼區處？」鄭柳道：「只求速成便是，三數也罷。」龔敬南笑道：「賢弟不必性急，待先寫下一紙合同議單，再加你幾兩銀子亦不為難。」鄭柳道：「兌銀立券，乃正行交易，銀兩未曾覷面，要寫議單何用？」龔敬南道：「議單是我三人私立的，何必與買主相會。適那富翁拿定班兒，只肯出這些數目，被區區掉三寸不爛之舌，葛伯翔打著邊鼓，委曲贊襄，婉轉開論，著意彌縫，盡心幫襯，聳動了那財主心腸，一加就加了七十金，你說好麼？」鄭柳聽了，跳躍道：「妙呵，妙呵！你二人是我重生的爹媽，決不忘恩，隨當重謝。」龔敬南道：「世間能有幾個人報得爹媽的恩哩？我也不要你重謝，只是現打現的穩。」

葛鶴焦躁道：「你二人說了半日婆子話，好不耐煩。日昨曾講過的，三十金之外如加得銀兩時，三股均分。今日價已議定百金正數，歸於賢弟七十兩，三分均派。龔兄恐有變更，先要立定了議單，然後成交。如其不然，撒開不管。這是斬釘截鐵的話，何苦扯了半日閒談！」鄭柳道：「立議單誠為易事，但寒家數姓同居，往來人雜，甚不穩便，怎得幽雅僻靜去處才妙。」

葛鶴道：「這話也是。馬家弄裡碧雲庵只有幾眾女師父，極其幽僻，我們到那裡幹事，決無人攪擾。」三人取路到庵裡來，將庵門閉上，走進伽藍殿，逕入佛堂上坐地。龔敬南袖中取出三張紙來，問老尼借筆硯，老尼拿出筆硯來，隨手關門進去了。

三人就於佛座前經桌上立寫合同，葛鶴口裡念誦，鄭柳動筆謄寫：

立議單人鄭柳、葛鶴、龔敬南。今鄭柳在於萬分窘迫之中，情願將祖遺墳山一片，求懇葛、龔二兄為中，覓售主出賣。三面議定，成交之日，其價銀賣主只收三十兩，已外正契所餘之物，立刻三股均分。此係鄭柳心悅誠服，並非勉強等情。倘有人言事端，山主自行理直，與居間友無涉。彼此甘心，各無翻悔。立此議單三紙，各存一紙為照者。年月日押。

寫罷合同，互相讀了一遍，押下花字，各收一紙，高聲叫了聒噪，抽身出庵而去。

原來這碧月庵內共有四眾尼姑：一位當家的，年已衰老，法名慧真；一個徒弟，乃雙眼不見的，法名真見，只好生著吃現成茶飯；有一徒孫，是個癩子，法名見性，臉雖生得醜陋，頗識幾行字，誦經念懺，說因果、談佛法，件件皆能，乃是本庵的掙子，虧著他攀施主、化錢糧、打月米、包人家經卷來念，養活一庵人口；他也收留一個徒弟，法名性完，係寡婦出家，年紀不過二旬四五，生得妖妖孌孌，顏色嬌麗，與本城百佛寺富僧華如剛相交情密。他的臥房就在佛座背後。

當下華如剛正和性完在榻上頑耍，猛聞得念誦之聲，側耳聽時，如此如彼，盡知備細。次後腳步響，三人廝起著出門去了。如剛歎氣道：「閻閻人家生此不肖子孫，不如我等做和尚的現在快活，死後免得使人提議。」性完道：「釋兄何故言此？」華如剛道：「適聞壁外念誦者，乃是賣墳地的議單。這賣主是小僧世代門眷，本城有名的諫議大夫鄭坤的孫子鄭柳。其父早亡，留下萬金家業。這鄭柳讀書不就，又不諳經營生理，惟好吃酒耍錢，宿娼遊蕩。那做中的葛、龔二賊，是一對剗地皮、拆屋柱、吃死人不吐骨的凶漢，幫這小伙子頑耍作樂，不數年之間，弄得他偌大家資化做東流之水。近來無處思量，看看輪到祖宗身上去，將那墳上合抱的大樹，可憐，可憐，連排見砍，做柴薪賣了，光蕩蕩只存下一片荒塚，如今又說合與人。你說這二賊好狠心腸，墳價出銀百兩，他只許與小鄭三數，那七數又要三股均開。暗想那掘祖宗賣的只得半價，這光棍入娘的也得一半。賢妹，你道狠也不狠！故我不覺長歎也。」

性完將如剛一把摟住，笑道：「我與兄且自取樂，莫管他人閒事。」如剛道：「正是。餘興未完，且畢了正事，再行籌畫。」少頃，二人穿了衣服，如剛道：「小弟告別，另日再來。」性完道：「日色已斜，師兄何不在此過宿？」如剛道：「有一要緊事務，暫爾拋撇，莫怪，莫怪！」說罷，抽身離卻庵院，一逕取路奔出西門，往鄭諫議墳上來。

天已昏暗，忙敲享堂門扇，一老子上來開門，見了如剛，駭道：「華師父黃昏黑夜來此何干？」如剛道：「小僧至村外舍親處探望，被留定吃了數杯，即忙脫身行至貴莊，不覺天暮，權且叩門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驚動！」老尼道：「恁地時，請入裡面來。」兩個同入草堂。老尼點了一盞燈，放在檯子上，又拿碗現成茶吃了，移過兩條飯凳，鋪疊停當，道：「師父請睡罷！」如剛道：「打攪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忽然一陣風來，險些兒將燈打滅。如剛忙穿衣袖遮定，搖頭道：「好風，好風！老管家，這屋子也該修葺了。你看四壁通風，冬天怎過？」老尼道：「這破屋子早晚已屬他人，修葺怎的？」

如剛道：「貴府的佳城，怎麼會屬他人？」老尼歎息道：「老師父，老師父，別人不知道，我衙內事，你該盡知細底。我老兒喚做鄭立，自幼年伏侍做官的，多少風光灑落，後隨著公子，卻也受用。不料老爺、公子相繼而亡，留下小官人是一敗子，可憐見將鐵城似一個大人弄做雪消春水。可恨那葛、龔二殺才，近日又攛掇小官人將墳地賣與瞿子良相公，價已議定。早晚成交，將我這老骨頭那裡去存身？師父你講那修葺的話，反教我心酸腸痛！」如剛道：「那瞿子良莫非近日死母親、妻子的麼？」老尼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如剛道：「老人家，不要煩惱。如你家小官人不賣此地便罷，如賣去時，你可到我寺中過活，早晚燒些香燭，日午打些齋飯，包得你飽暖，不受苦哩！」

老尼道：「若得恁地時，我鄭立感恩不盡！」如剛道：「休如此說。明早五更，我要趕進城去，煩你熱些臉水。」老尼道：

「有，有。」說罷息燈，各自睡了。雞鳴時，老子起來燒湯煮粥，伺候如剛漱洗吃罷，作謝出門，乘著殘月之光，復入城往葛鵠家裡來。此時天色黎明，葛鵠尚未梳洗，見一和尚侵早而來，心下疑惑，忙問道：「師父寶刹何處，為甚事侵晨下顧？」

如剛道：「小僧是百佛寺和尚，賤名如剛，與老丈曾相會數次，怎忘失了？」葛鵠道：「小弟覺得曾會面來，一時省不起，失敬，失敬！」如剛道：「小僧聞老丈與龔敬南為中，將鄭宅佳城說合與瞿相公家，乞攜帶小僧趁一分兒錢，足感，足感！」

葛鵠道：「鄭君久欲賣地，苦無售主。我與老龔費盡了唇吻，勾搭成交。爾僧家怎麼就要挖我的趁錢，好不知趣！」如剛道：「凡作中賺分內之錢，小僧怎敢攙越。但百金之產，賣主只得半價，只怕人心上去不得些。小僧便於五十金之中，分一角兒入己，也合天理，非為僭妄。」葛鵠焦躁道：「做中作保，乃我等閒漢的勾當；看經佈施，是汝等出家人道路。什麼一百、五十，吹毛求疵的，擅自混入來，要賺那現成的銀兩！」「這般好買賣，煩兄作成我趕趁些。」「咦，好狠和尚！你不知我葛、龔、鄭三個豪傑的名望哩。休要虎嘴裡剗食，反討個沒趣吃！」

如剛道：「什麼沒趣有趣，葛、龔、鄭的大名。巡聞久仰。但這隔山照打濫泥樁的財物，大家可趁些。既不肯分與我也就罷了，何必恁的煩絮！」葛鵠道：「不必饒舌，快走，快走。略遲些，不要等我腦袋上發播！」如剛笑道：「打和尚的不算做好漢。」大踏步逕出門往東去了。葛鵠暗笑道：「禿廝呵，銀子分不去，反討劈面的搶白，豈不是求榮反辱！」忙忙地梳洗，吃了早膳，去尋龔敬南。龔家人復道：「不在。」葛鵠道：「有一事要與敬老商量，若回宅時，千萬到我家下來一會。」說罷，轉身回家等候，直至午後，龔敬南醉醺醺地搖擺將來。葛鵠道：「老哥好春色，提帶小弟呷一杯也好。」龔敬南道：「昨日庵前分路，走不上半箭之地，撞著一舊相識，拉我去衙衙耍耍，整整吃了半夜酒。才方合眼，又早天明，擺開桌兒又吃，慌忙作別，不覺日已過午。適聞仁兄下顧，莫非為小鄭的事麼？」

葛鵠道：「然也。另有一事說與兄知，可笑之極。百佛寺中一禿廝來講，這一樁事要分我等一角居間銀與他，被我一頓發揮，掇轉身去了。」龔敬南道：「那和尚是甚名姓？」葛鵠道：「他自稱法名如剛，不知其姓。」龔敬南聽了，跌腳道：「罷了，決撒了。」葛鵠道：「那禿廝不過是一僧家，兄長何如此駭然？」龔敬南道：「伯翔不知道。和尚富而詭譎，能言健訟，吾輩中皆讓他一步。他既知其中，你細細拿一角錢與他也罷。」

葛鵠道：「被我夾罵帶講的搶白一場，那禿廝反笑嘻嘻地去了，怕他怎的。」龔敬南道：「最是你那搶白不妙。出門一笑；豈不解笑裡藏刀？他決去暗是譖破。這件事多分是不妥。」葛鵠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如之奈何？」龔敬南道：「事不宜遲。我與兄急急去見瞿公，催促成券便了。」二人取路飛也似奔城外來不題。且說華如剛心中動火，急走至十字路口，僱了一乘便轎，趕至毗離村見瞿天民。禮畢，瞿天民道：「辱承下顧，不知老師兄有何見諭？」如剛道：「小僧是本城百佛寺中和尚，法名如剛。聞知相公買那諫議家墳墓，特有片言上達。」瞿天民道：「實有此交易，其間有甚委曲，乞賜明教。」如剛道：「尊府買墳，本屬正務，和尚不應多嘴。但葛、龔、鄭三人係是賭友，葛、龔二人將鄭郎家業哄騙罄盡，使鄭郎一貧如洗，兀不肯輕放，先伐墳木貨賣，次將此地說合與尊府。如相公成券時，不利有三，莫怪小僧饒舌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既蒙吾師光賁，必有益於鰥生，有何三不利之旨，乞剖其詳？」如剛雙手把頭上僧帽掇了一掇，正顏作色，慢騰騰他講出話來。不知是甚三不利之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